

# 《小小的我》：于苦痛中迎来『春和景明』

■文/乔沛蕾

试图为他们积极寻找解决方案。

在叙事层面,影片避免了大张大合的情节转折和戏剧化的叙事结构,而是通过散文式的日常片段组接文本,把更多关注点放在刘春和真实的生活碎片。在直面他因残障而带来的苦痛的同时,也塑造出外婆等群体。正是这样的关爱温暖着他,鼓励他毅然前行。毕竟,生活并非非苦即甜,正是这样的苦中作乐才是现实的本来面貌。

从视听语言来看,《小小的我》大量运用手持镜头和相对晦暗的黄绿色调,构建出稍显粗砺的真实质感。自然光和近景特写镜头的使用,营造出生活空间的更多不确定性,以及人物内心情感的不安与动荡,将不加修饰的生活本来的苦涩样貌呈现于银幕。镜头如针,悄然窥入刘春和隐秘的私人空间,窥探他最不为人知的生活困窘——包括作为残疾人对尊严的求之不得和作为“20岁正常成年男人”情欲渴望的难以满足。正如我们无法切身体会刘春和的困境,电影镜头也以近乎冷峻的态度观察刘春和在社会中的生存,旁观而绝不介入。影片多次使用偷窥镜头或透过窗户的拍摄方式,呈现出一种客观冷静的观察姿态,以非主观化的方式展现最真实的边缘群体生活。但是当拍摄进入到刘春和的内心挣扎层面,影片则会通过特写镜头和仰拍镜头给予其充分的尊重和理解,这种由视听语言所传递出的关怀和脉脉温情一同构筑了影片的温暖现实主义风格。

## 个体生存意义的探索

个体对于生存意义的探索,以及对社会和家庭认同的追寻,是本片一以贯之的主题。刘春和在人生的困局中寻找自救的方式,寻找着自己生命的更多可能。影片开场,刘春和艰难爬上天台,在天台上歪歪斜斜地写下“遗嘱”二字,随即镜头拉远,呈现全景,仰拍刘春和站在老旧房屋上,背后是高楼林立的城市景观。此刻,刘春和的渺小和他向死而生的心态都在银幕上展现无遗。

与健全人不同,残疾人的身体缺陷使他们天生处于弱势地位,尽管他们竭尽全力,却仍难以真正融入旁人眼中的“普通”。影片中,刘春和的每一次行动都是为了证明自己“普通”的价值,寻求自己的人生意义。

想要成为普通人,刘春和首先要做的是脱离母亲的掌控,进入社会,进而成为真正独立的个体。为此他积极帮助老年人,教他们使用手机,同时他广投简历,在咖啡厅不愿所有人异样的目光,踟蹰着行走并背诵贯口《报菜名》,只为证明自己是“记性很好的普通人”。抛弃自尊时火辣辣的痛楚是他融入社会的通行证,刘春和近乎残忍地将自己抛进社会,抛进人潮中,为的就是找寻自我价值。

此外,对于感情的追求也是刘春和自我找寻的关键部分,他在偶遇的雅雅那里找到了自己从未感受过的生命力。对于雅雅的爱恋可以看作是刘春和对于健全身体的渴求。他试图通过拥有雅雅,间接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完整躯体。可以说,刘春和的努力从始至终都在进行,直至他得知母亲生下了另一个孩子。这时他在绝望中吞食大量的糖果,试图以自毁的方式实现“剔骨还父、削肉还母”,如果活着不能找到自我价值,刘春和愿意用死亡来获取自己生而为人之尊严。

《小小的我》作为一部聚焦残障群体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打破公众对残障人群的刻板印象,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当然影片也面临着来自外界的质疑,比如有观众认为影片对于残疾人的困境表现有些流于表面,对于刘春和问题的解决不切实际等等。但是瑕不掩瑜,影片怀抱对着人性的思考,对残障群体进行深度体察,这种努力得到了大多数观众的认可。而此类残障类型影片毫无疑问还具有更大的创作潜力。未来,创作者们应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关注边缘人群的切身困境,以更加严谨的态度努力创作出更具时代价值、回应大众关切的作品。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岁末,好电影纷至沓来,引发热议的都市话题片《好东西》、热血励志的动画片《雄狮少年2》,还有这部首次聚焦香港殡葬业的剧情片《破·地獄》。

说起殡葬题材,脑海里马上会浮现日本经典电影《入殓师》、疫情期间上映的反映武汉殡葬业的影片《人生大事》,还有以写悼词为线索串联起来的北京故事《不虚此行》,演绎出了世间的人生百态和生死之义。

观看此类影片,总是能获得一种沉浸式的感动,在怀念先人的同时,也洗涤了自己的心灵,启迪我们重新反思生活的意义。是,就像《破·地獄》台词里说的那样:人从一出生,生命就开始倒数了。如何过好这一生?是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过的人生命题,电影里也许有你要找的答案。

《破·地獄》将2011年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地獄”仪式搬上大银幕,为我们展开一幅幅香港市民的人情画卷,生动、感人,一上映就破了香港电影的开画票房纪录,目前已登顶香港影史票房冠军。可见,电影捕捉到了香港民众的心理诉求,为每日奔忙于生活的行人提供了可以暂时得到放松和抚慰的一方场所。

电影展现了五场死亡仪式,被玛莎拉蒂豪车撞死的“富二代”、年少夭亡的男孩、有同性情谊秘密的妻子、突发疾病去世的莲藕,最后是从事了一辈子殡葬行业的喃呢师傅文叔静静地离去。通过这几场葬礼,也展现了香港的地方文化、风俗传统和时代风貌,冒着热腾腾的烟火气。

逝者连接着生者浓郁化不掉的情感:母子情、恋人情、邻里情、父女情、兄妹情。出现的每个人物

三年前,在现实主义与传统文化中的勇敢探索,却在他受争议的风波中黯然收场的《雄狮少年》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雄狮少年2》接棒而来,让舞狮的阿娟一头扎进残酷的通行证,刘春和近乎残忍地将自己抛进社会,抛进人潮中,为的就是找寻自我价值。

## 传统舞狮与现代擂台的错位

前作中,阿娟舞狮是一场略带奇迹色彩的励志传奇。戴上威武的狮头,便能稍稍卸下真实生活的沉重,似乎只要跳得够高,命运就能被踩在脚下。《雄狮少年2》里,阿娟和他的伙伴们进入大城市,面前不再是梅花桩,而是更加硬核的搏击擂台。两部影片看似在同一语境下讲中国文化,实质却是南辕北辙:舞狮象征喜庆、节日和艺术传统;格斗却干脆撕掉所有观赏性的光环,将人拖进血与骨的战斗。

这种由“表演”到“竞技”的转向,也暗示着影片对“成长”的理解。第一部的阿娟尚是十几岁的少年,觉得舞狮就是一场,梅花桩上一跃仿佛就踩到了未来。第二部的他则需要面对真正的丛林法则:没有了红布彩绸的装饰,取而代之的是疼痛、疲惫和被击倒的屈辱。电影将这两种文化意象以“一出一入”的方式做了对比:前者有意回避贫穷残酷,后者却几乎是“拿着猛药来灌”,告诉观众真正的底层生活比舞狮比赛艰辛得多。

## 野草与城市洪流

如果说舞狮象征了少年的天真

# 《破·地獄》： 只此一生，此生珍重

■文/周夏

都有血有肉,说的每句台词都掷地有声,那位舍不得儿子的“疯母亲”,舍不得恋人的“女友”,还有舍不得莲姨离开的文玥,最后共同主持父亲葬礼、相拥痛哭的兄妹俩……,每一幕都让人泪目。

影片采取了双男主叙事,道生和文叔无疑是影片的灵魂人物,一位是殡葬经纪新人,一位是为亡灵超度的前辈喃呢师傅,二人一文一武,组成里应外合的殡葬店搭档。但是这对搭档刚开始合作并不和谐,本来从事婚礼仪式策划行业的道生因为疫情影响,生意不景气,转行接替了明叔的职业,是为了快点挣大钱,解债务高筑的燃眉之急。介绍道生入行的明叔说“这一行有心跳、有呼吸就会做”,太多人只是把这个低门槛行业当成谋生的职业而已,刚入行的道生也不例外。

生命很残忍,道生从事了这个行业,就得从喜庆的红事转为悲惨的白事,直面赤裸裸冷冰冰的尸体、人骨,刚开始难以适应,处处碰壁,与秉持传统的文叔也是冲突不断,矛盾丛生。但是在主持了一场场葬礼之后,道生发生了深刻的心理变化,尤其是为妻子母亲超度儿子,他感觉到帮助到他人的价值,才真正了解到这个行业的意义,从心里开始真正尊重逝者,正是这样,他才会死者被搬运时嘱咐搬运工不要叫死者为“鱼”。

葬礼经纪人、喃呢师傅、殡葬师、入殓师、悼词人都是连接生者和死者的摆渡人,影片中的道生和文叔也是,只不过一个超度先人,一个超度生人,道生粤语的谐音就是“渡生”。二人代表着传统观念和现代文明的交织和碰撞,亦师亦友,彼此影响,互相救赎。道生在被文叔纠正的同时,他也改变了文

叔。编导给道生写了一句点题的金句台词:“活人也有很多地獄,喃呢师傅破的是死人的地獄,殡葬经纪破的是活人的地獄。”这也点明了他的使命,葬礼是办给活人看的,了却的是活人的心结,破的是活人的地獄。这个观念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文叔。

文叔是典型东亚父亲的形象,心怀慈悲却保守守旧、善良正直却顽固不化,被根深蒂固的祖辈观念所限,认为有月经的女性不干净,喃呢只能传男不传女,这也导致了错位的家庭悲剧。儿子不喜欢这个行业却被父亲逼得走投无路,只能继承衣钵,做喃呢师傅混日子活路;女儿对这个行业有兴趣,崇拜自己的父亲,一心想做喃呢师傅却被拒之门外。最后是道生抵制住同行的压力,完成了文叔的遗愿:让自己的一对儿女共同主持自己的葬礼,完成破·地獄的仪式。在遗言中,文叔也表达了对女儿深深的歉意,这种骨肉相连、血脉相通的亲情感让人感怀。

可贵的一点是,电影主创的气度和胸怀很宽容,他尽量保持客观中立,全面去理解电影中每个角色的想法,毫不偏颇。每个人物上都有优良缺点和灰色地带,生动立体,真实可感,心理逻辑自然合理,这也符合生活本来的面貌,哪有那么多多的非黑即白。

除了道生和文叔,文叔的女儿文玥的形象也特别鲜明,有个性,让人印象深刻。文玥好强,有责任心,有担当,做的职业也是救人于危难之中的救护员,但被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压制,饱受委屈,在夹缝中生长。

主创尽量挖掘出人物微妙的心里变化,全景式地去展现,就连有点“废柴”、窝囊的哥哥,影片也

给予了他心理诠释的空间和篇幅。志斌被父亲寄予厚望却又让父亲失望,他惧怕妻子又想给儿子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他没有主见,懦弱自私,被两个家庭牵扯,上有父亲下有妻儿,最后为了儿子前途还是选择跟着妻子远走他乡,忍痛留下中风的老父亲,让妹妹一人承担。

最后,主创怀着极大的善意让兄妹二人通过为父亲破·地獄的仪式放下了心结,达成了和解。破·地獄,破的不仅是九层地獄和焚·地獄,还有人的执念、偏见、障碍、罅隙、困境,是渡亡魂,也是渡众生。

道生也被文叔的葬礼感染,破除了自己的地獄之火和顽固观念,改变了之前不想要孩子的悲观想法,在影片结尾处感叹:“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已经赚了,比起担心什么时候下车,不如好好享受这段旅程,好好欣赏沿途的风景,这一生才不虚此行。”

这也启发了坐在大银幕之前的观众。是啊,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的人生旅程,怎能不珍惜呢?在有限的生命里,要学会珍惜自己,珍惜自己和亲人、朋友的美好缘分、情谊,尽量不留遗憾,好好过这一生,愿我们每个人都从中感悟到生命的真谛。

联想起前几日琼瑶女士的花葬,她以极其浪漫的方式翩然而去,一生如夏花灿烂,逝如雪花飘落,晶莹剔透,明镜止水,把这一生活成了一首诗。

凉风有信,秋月无边,电影《破·地獄》的英文名为 The Last Dance,就让我们舞好这一生,得到人生终点,可以问心无愧,觉得此生值得,不虚此行。

# 平凡与雄狮的交响： 在《雄狮少年2》中看见另一种“野心”

■文/徐驰

幻想,那么“野草”则映射出底层人群的真实处境。它既是脚手架与荒地间孤零零的绿意,也是随风摇摆却顽强生长的喻体。

阿娟居住的破旧出租屋和四处打工筹措医药费的困窘,高耸入云的摩天轮和夜晚绚烂的霓虹,影片多次以对比的方式揭示野草的小与城市的大。近乎乡土社会式的互助、温情,在灯光璀璨的都市中被消解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闪烁着欲望光芒的拳馆、抽取利益的老板,以及铺天盖地的网络舆论。正因此,阿娟身上的野草精神更加动人。他没有任何“神来之手”助他逆袭。每一个关卡都生猛地砸向他。只有靠自己挺过去才能在擂台上获得一席之地。甚至可以说,他的成长是被现实推着前进,而非自我觉醒的励志童话。观众在观影时可能会感觉一种近乎沉重的“合理”,因为生活本就是这样的——很多人并不是满怀壮志地选择挑战,而是被生活逼到别无选择,只好铆着劲向前顶。

## 看不见的拳

当阿娟遭受了一场网络谣言和暴力的侵扰时,影片氛围陡然变得昏暗、压抑。在城市生活中,格斗台上的身体碰撞也许还算“明刀明枪”,但网络口水却像幽灵般无处不在,向毫无背景的外来务工者倾泻嘲笑与侮辱。它让主角体会到拳头打在肉上能反击,网暴直击心灵却无从招架的苍白无力。

影片用一种近乎自嘲的方式,呼应了三年前《雄狮少年》第一部遭遇的“眯眯眼”风波:当时主创辛苦打造的现实题材作品,被曲解为“辱华”,

淹没在网络海洋中。在信息爆炸时代里,个体往往无力对抗舆论洪流,一旦贴上“假拳”“丑人多作怪”的标签,便被瞬间淹没在谩骂与诋毁的浪潮中。阿娟的无助与愤怒、被资本强权雪藏等等困境都直指现实。影片借一名正直的女记者来揭露阴谋、帮助阿娟重回擂台。尽管有些理想化,但观众于此却感到一丝热泪:在充满算法与暗箱操作的时代,“求真”似乎变得弥足珍贵。

## 告别“童话”

有人担心,影片如此写实,会不会让整部动画看起来灰暗沉闷?事实并非如此。《雄狮少年2》一面展示城市丛林的冷酷无情,一面又保留着温暖的底色:师徒之间的携手,好友间的支持,女记者的正义发声,都给足了阿娟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气。结尾——很多人并不是满怀壮志地选择挑战,而是被生活逼到别无选择,只好铆着劲向前顶。

不过,此处的胜利并不代表万事大吉。影片很克制地告诉观众:城市化进程不会因某一次擂台比赛就停止前进,那些野草也可能被下一波推土机铲除。但阿娟留给我们的,是一份“我努力抗争过”的信念,而非一次完美结局的童话。在视觉处理上,镜头交替于冷峻的街景与热烈的氛围,仿佛再说:生活仍旧艰难,却也可以有敞亮的笑脸,野草或许脆弱,却不在风雨中轻言倒下。

## 用另一种“雄狮”定义国产动画

同样聚焦小人物、同样传递热

血,《雄狮少年2》却不甘于重复前作中夸张的舞狮场面,而是大胆换上了更硬朗、更激烈的格斗外衣。它保留了足够的喜剧感和浪漫情怀,又不吝笔墨去描绘城市冷漠、社会规则严苛的残酷面向。它试图在一个原本乍看稀奇的命题里,挖出多重议题:传统对现代、舞狮对格斗、乡土对都市、底层对资本、友情对尊严、理想对生存……每个碰撞都不算是赢或输,更是一次又一次自我试炼。

近些年,国产动画常纠结于到底要不要继续“古典神话”这条大路。可《雄狮少年2》证明:只要剧情足够扎实,角色具备真挚动机,再结合雄厚的美术和剪辑实力,我们也能在现实题材里玩出新花样。它让观众看到,中国元素不必只能“腾云驾雾”、喊着神魔斗法,还可以落地在当下街头巷尾,以草根少年的拳脚去“闯天涯”;所谓雄狮,不只是传统舞台上的那个华丽狮头,而是任何一个被逼到无路可退,却依然不肯向苦难妥协的平凡人。

如果说前作是小试牛刀,那么续作已是一记直面命运的重拳——它没有给阿娟铺设太多的“浪漫减震垫”,相反每一次痛击都扎在实处。这一刻我们才发现,“雄狮”不仅是一具表演皮囊,更是一股内里喷薄的倔强之魂。这也许就是《雄狮少年2》的野心所在:在光影的世界里,不再遮掩现实的冷酷,却也不否定野草的生机,一边引领我们见证肉体与精神的搏杀,一边点燃心底最柔软的希望。人生已如此艰难,就用最勇猛的吼声回敬命运——正是这犹如狮吼般的音浪,构成了影片不可复制的灵魂,也让国产动画继续在现实主义疆场上闪耀锋芒。